



村上春树 男人们都失去了什么

《挪威的森林》《且听风吟》《海边的卡夫卡》……是文艺青年唇齿间翻来覆去的佳肴，不知疲倦。那句“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”，广为流传，被频繁引用。最典型的，是每逢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造势，村上大叔都会身不由己地被拉来“陪选”，供大众品头论足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村上春树是颇具话题性的作家，哪怕他刻意控制曝光率，仍挡不住全世界媒体和粉丝对他的念叨。涉及写作，他也逃不掉各种评价。近些年村上多写随笔、游记，出了几本书。于是有人怀疑他才思枯竭，过了小说创作的巅峰期。2009年推出长篇小说《1Q84》，却毁誉参半，甚至恰好佐证其“江郎才尽”。2011年，芥川奖评委、日本作家岛田雅彦曾说过，村上作品充满了“美国文化的调调”，已显落伍，“日本的年轻人不读村上春树。”

2014年4月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出版。这是他时隔九年后的首部短篇小说集，当即引起瞩目，在日本卖出50万册。一年后中文版问世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思南公馆举行新书首发式暨读书分享会，请来译者林少华、陆求实和作家走走担任嘉宾，畅谈那些“没有女人的男人们”。活动当日媒体、读者蜂拥而至，现场人头攒动。看来，村上春树的人气依然爆棚。

人与人的交往，尤其男女之间的交往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是整体性问题。暧昧、任性、痛切。

飞蛾在窗边拼命拍打窗户

这场名为“孤独者之歌”的读书会结束后，一名男士特地找到了走走。他三十多岁，人生坦途，现在美资药业工作，月入万元，有幸福的小家庭。但他告诉走走，村上春树打开了另一扇窗：“天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今天的我已经能够看到五十岁的自己了！”

走走将这称作“很小的刺痛感”。意思是，村上为读者制造了凝视自我的机会，让人们得以审视：原来我活得是如此庸庸碌碌啊。

那么这一次，村上春树究竟讲了些什么，以至于能刺痛普通人呢？按照村上“御用翻译”林少华的说法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是直译，而细究起来，将“没有”理解成“失去”或许更合适。“没有，可能意味着一开始就没有，但书中的男人们是有过女人的，只是已经失去，或快要失去了。”因此，书中收录的7篇小说，都围绕着一个主题：失去。

谁失去谁？顾名思义，男人失去女人——《驾驶我的车》和《木野》失去的是妻子，《昨天》失去的是女友，《独立器官》失去的是情人。同名短篇最有趣，讲“我”得知14岁暗恋的女同学离世，遂觉得那时的“我”也随之失去，成为“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”。

从书中主人公看，他们原本有着安逸的生活，心理模式、行为模式均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。这类人遍及社会，用走走的话说，其实就是你我——大学跟同学在一起，踏入社会跟同事在一起，身边永远不缺朋友，人生一眼望得到头，生活像温水煮青蛙，再平庸，我们也能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。

“村上却将你刺痛了一下。”走走说，“通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，他提醒你有些东西失去了。妻子、情人、你爱的人，原来不是手边拿来就有的。”由此，我们的内心烙上了哀痛。在走走看来，那位男士被村上触动，就是因为体会到了一种“飞蛾在窗边拼命拍打窗户”的痛惜感。这也是那么多人喜爱村上的重要原因。

少年长大后的丧失感

村上春树的上一部短篇小说集《东京奇谭集》出版于2005年，此后出了几部长篇，但一直没有发表短篇小说。时隔九年，他忽然将目光对准了“没有女人的男人们”。为什么？

在本书日文版前言中，他透露，写这些短篇有“私人性质契机”，动笔后很快写完。至于这契机具体何指，没说，一如他笔下那些沉默的主人公。2014年11月，村上春树接受日本《每日新闻》采访，表示新作的主题是“孤独”。按林少华的转述，小说中的女人只是个符号，“与其说是男人失去了女人，莫如说是对于自己必不可少的东西的失去，怀有种孤独感。”

外界认为，这和村上春树近年来的心境有关。

1949年初村上生于日本京都，三十岁那年发表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。此作与之后的《1973年的弹子球》《寻羊冒险记》构成了“青春三部曲”。1987年，村上凭《挪威的森林》赢得全球性声誉。至2012年，其销量已达1500万册，并培养出几代“村上迷”。

村上春树广受欢迎，是因为他理解普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困惑、哀伤。日本80后女作家、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作者青山七惠就说，村上的作品最适合“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”。

不过人总要长大——哦不，变老的——村上春树毕竟已是年逾六十的老人了。加之日本是老龄化社会，其心境变化难免会流露出笔尖。魔都著名文艺青年br注意到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中的主人公平均年龄达41.2岁。“终于，少年长大啦。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长大了的少年，细细体察着“以男女关系切入的人际交往/亲密关系的失败及其带来的丧失感”。

换言之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是村上春树目前为止“最大叔”的作品。到底是不是呢？

Sentence 金句



哪怕再是理应相互理解的对象、哪怕再是爱的对象，而要完全全窥看别人的心，那也是做不到的。那样追求下去，只能落得自己痛苦……如果真要窥看他人，那么只能深深地、直直地逼视自己。

年轻的时候经历这样一些寂寞孤独的时期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吧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。这就和树木要想茁壮成长必须抗过严冬是一样的。如果气候老是那么温暖，一成不变的话，连年轮都不会有吧。

为了编织谎言，所有的女性都天生地装置着类似特别的独立器官的东西。怎样的谎言，在哪里，用什么方式编织，因人而异稍具不同。

所谓孤独，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洒泼。如果孤独是这样从法国运来的，伤痛则是从中东带来的。对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来说，世界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，一如月亮的背面。

Q=生活周刊 A=走走(作家,《收获》杂志编辑)

不说出来的才有价值

Q:在阅读会现场你说村上是“女性主义者”，但没展开，现在能谈谈理由吗？

A:村上笔下的女性都比男性勇敢，更能面对真相。从《挪威森林》到《且听风吟》都是这样。女性总是更敢于面对，说我要走了就走了。反而是男性很脆弱，连自己都不敢面对。

Q:在和林少华对谈时，他似乎不太理解你的这个思路。

A:林少华先生所认为的日本女性是《源氏物语》里的，被玩弄、被欺凌，孤独一生。他有这个印象在，这是时代的错位吧。真的进入日本文化，不管是通俗小说，还是纯文学，都会发现不是这样的。现代日本的男女关系非常平等，尊重个人隐私，即便是在夫妻之间。

Q:那你怎么看待书中那些“没有女人的男人”，他们心事重重却欲言又止，到最后你也搞不清他们究竟想要什么。

A:这是日本的文化吧。你去看日剧，日剧是商业化产物，但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，如果我把心中的情感直接告诉你，是廉价的、没有意义的。只有藏在心中不说出来的才有价值。从川端康成到东山魁夷，都如此。村上也是在这个脉络里的。

Q:听上去有点像上海人，是不是因为你是上海作家，所以特别能理解？

A:上海人保持的是人的距离、物的距离，但不是情感的距离。这叫“分寸”。上海人喜欢你，还是会表现出来。日本人不一样。有一首歌，大意是：天明前我来到你窗下，露水把我的白袜子打湿了，你在睡觉，不知道我来过。这才有价值，说出来了就没有意义。

Q:从作品本身看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和村上以前的作品有何不同？

A:没什么不同，保持了一贯的水准。不能说它有亮点，比如挑战了什么，但确实各个方面都比较圆熟。

Q:村上的风格和欧美流行的轻小说似乎很像，结构、情节简单，情绪也是淡淡的。

A:“轻”是世界化现象，但日本的“轻”跟欧洲不一样。欧洲是整个打通的，再怎么轻，作家总是情不自禁地关照到很多人和背景。日本的轻是我身处自然当中，我看到的是怎样，我的小世界就怎样。日本小说可以照顾所有的背景，只要这个小宇宙围着我转就可以了。

Ole’ 精品超市入驻新世界大丸百货 发力旅游零售市场

2015年3月28日，Ole’ 精品超市上海第五家门店在顶级Shopping Mall新世界大丸百货盛大开幕。作为华润万家旗下优秀的精品超市品牌，Ole’ 带着全新的生活理念“Make the Life Different”，精心搜罗世界各地及上海本土特色商品，不仅满足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，也为来沪游客提供了高端旅游消费的好去处。

优化商品组合 体验式购物再升级
Ole’ 新店落户在南京东路商圈唯一的高端精品百货——新世界大丸百货内，这是继2010年上海首家Ole’ 落户港汇恒隆商场后的第五家门店。此次新店的开业标志其在上海商圈布局策略中又迈出重要一步。

Ole’ 在店铺风格上沿用欧式轻奢风情和明亮的色调，并对商品品类进行合理规划。从新鲜的食材到优质的生活用品等均一一顾及，整个店面呈现出时尚精致的格调

淘金新三板 优财富精品超市“五星连珠”

新三板持续火热，市场参与热情高涨。券商资管、基金子公司、公募基金专户、阳光私募、PE/VC机构、信托公司等纷纷进军，产品发行不断提速。

今年以来，新成立的新三板产品已超过60只，却依旧供不应求。“超募”、“秒杀”频现。近日，国内首个财富管理O2O生态系统，中天嘉华集团旗下优财富平台倾力打造“新三板精品超市”，推出五款不同投资顾问的新三板产品。

宜信财富私享会系列一“路易威登系列二”展览

“路易威登系列二——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”展览于3月27日在北京国贸商城西楼揭幕。4月1日，国内知名的综合财富管理机构宜信财富受邀莅临展览及贵宾酒会。特别拜访了北京路易威登之家。现场，宜信财富的贵宾们盛装出席，参观展览——包括独立廊、工艺坊、海报廊等。在时尚顾问的陪同下欣赏时装周。路易威登的巴黎工匠更亲临现场展示

Q=生活周刊 A=林少华(翻译家,村上春树“御用翻译”)

村上在品味“绝对孤独”

Q:村上说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的主题是“孤独”，怎么理解？

A:孤独，就是孤独到绝境。村上的作品一以贯之地弥漫着孤独——个人对于周围环境、对于社会、对于体制那种违和感、游离感、错位感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感受和认识的加深，孤独渐渐变成了一种近乎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悲凉感、绝望感，那就是孤独。

Q:这意味着村上对“孤独”的理解随着年龄在变化？

A:是的。年轻时候的孤独是“相对孤独”，它可以事后修补、挽回，也可以抚摸、把玩。这本书描写的却是超过一定年龄以后的“绝对孤独”，它拒绝把玩、拒绝抚摸、拒绝升华。

Q:那村上是怎样面对和处理这种“绝对孤独”的？

A:放弃。村上以往的作品也讲孤独、也讲消失，但主人公总要寻找。说起来，可能更侧重于寻找。但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中的主人公，是任凭对方消失，而不再设法寻找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的是孤独地品尝苦果的“失去女人的男人们”。

Q:那么，在这些“没有女人”的小说里，“女人”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A:我觉得女人在这本书里是个符号、是个象征、是个隐喻。换句话说，你缺少什么，女人就是什么，可以是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，也可以是工作、升迁、自由、体面、尊严。

Q:从语言和文体上说，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有什么创新？

A:翻译过程中，我是被村上的文体所深深折服了的。他的文体极具质感，内省、内敛而又不失温情，虚玄、空灵而又不失底蕴。打个比方，我就像一个老木匠，拿起久违的斧头、凿子，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，有一种切切实实的快感。

Q:作为村上的“御用翻译”，您对村上作品在中文世界的传播不可替代。但也有人批评，你翻译的并非百分百的村上，我们看到的村上文体，带有林少华的烙印。

A:当村上穿上中文这套戏服，演完、谢幕、下台，脱下中文的戏服，和原来的村上必然有错位。我翻译的村上，说白了，我是这么看待他的，所以我这么告诉你。我翻译的始终是“林家铺子”的村上春树。这次找了6个人翻译这本书，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6个村上春树？肯定有微妙的区别，甚至比较明显的区别。

众议 Argue

孤独的中年村上，成熟细腻，深不可测。

——蒋方舟(作家)

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是村上一贯的调子，就像那种东京快照，干净、青灰色。一些姿态、动作、行为的定格，看起来有什么离奇事件已发生和正在发生——或者预告将要发生。

——小白(作家)

村上大叔这本小说集写给那些失去女人或即将失去女人的男人们，他们的心态，他们的状态和他们的生态。就像李宗盛在《给自己的歌》所唱：“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……”振作一下吧，亲。

——绿茶(书评人)

对于都市里自私自恋的男男女女，村上式的孤独有致幻剂般的疗效。

——张定浩(青年评论家)